先生?論　　卷?

?臣論

問功略尤　子篇

三

有至於異於天下而常者未有而有豪傑之士任能而

之鮮發以大世之至庸者也何者乏其器而喜為

者能其心而達其道遺誤之也已矣李廣不擊

不幸而將有廣之材可也使將而為之則必以失律敗

賊夫人之子者也它日聖人語之以六蔽以為好仁好
智好直好信好剛好勇皆不可以不好學其悟子路之
旨微矣世之論者皆曰周勃之安劉霍光之立宣汲黯
之憚淮南皆以無學得之士亦奚貴夫學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
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
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上曰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
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霍光贊光處廢置之際臨大節
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然不
學亡術闇於大理淮南王謀反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
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始黯列九卿弘湯為小吏已
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徧心不能無少望
見上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

人果不可以無學觀蹟之言日益甚矣吁茲固子路之所獨能而欲移之子羔者哉吾見未必能其所好而溺於所蔽也必矣與嫠婦處而不亂柳下惠所自能也魯男子而為之則必以自汙故莫若以吾之所不可學下惠之可家語始生篇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也世之君子其亦以吾之不能學三子之所能也哉毋自陷於灘夫

之倫無術不遜自取大戾以為天下戮也

曹參丙吉 此篇論寬厚長者

嗟夫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無所顧也小人而無所顧則其心也狃於為惡而安於犯天下之不義忿戾而不可解而無復冀君子之恕已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惡惡者不可太明是非為是姑息也猶將有以全之也古之用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豈以為不可遏且迫耶蓋窮而迫之者是示之以無生意而厚其毒圍而

古之君子之用刑也固以懲奸也然可以懲可以無懲可懲而不懲所以長亂不可懲而懲亦以長亂周公之制酒誥也於周人之聚飲者殺而商之工湎于酒者姑教之勿殺書酒誥劼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何者有可懲之罪而無受懲之情者莫若宥而勸之以仁也曹參承秦之弊而以擾獄市為深戒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丙吉相宣帝之刑名

而不按贓吏居相位上寛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

嗚呼安得寛厚長者如斯人而與之共論周公之意也哉

張良二疏此篇論不得與周召畢榮之列

闕

[illegible]

事於宣帝之日弘湯之疾顯者恨無所發怒恭顯之與望之不相能又非一夕也重之武帝深昵弘湯而貌敬顯孝宣亦以法律右恭顯以書生忌望之二君子立於朝也危矣哉淮陽之命顯所以願出入於禁闥上召顯拜為淮陽太守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顯泣曰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淮陽吏民不相得吾思得君重卧以治之平原之遷望之所以雅意本朝而慼於其心者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云云書聞徵入守少府非

擇事以為忠也懼有以中之也嗚呼彼賢者不敢離君之左右而懼讒間之中已孰謂武宣得人為漢家之盛矣乎三代而上臯陶矢謨於内禹臯躬稼於外周召師保亦出為二伯居者無間言行者無愧色無所懼也秦漢以來此風盡矣武安一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白起與應侯有隙秦使王陵攻趙邯鄲時起病不任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起病愈秦王欲使代陵將起曰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起終辭不行秦王使王齕代陵將楚使魏公子將兵攻秦軍多失亡起曰王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强起白起起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為士伍遷之陰

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得已拜當時處鈞衡之地如以其身陷不測之淵也至于宣帝其快克又過之趙蓋韓楊之倫以微罪誅見前篇注其他自全唯陳萬年之順從丙吉之謙虛而已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丞相丙吉病甚薦萬年後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吉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高材之立於朝者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青贊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

（士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具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嗟乎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為天子切齒霍將軍以秉權萌驂乘之禍其鑒未遠也（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死而宗族竟誅俗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況青握兵百萬振威沙漠（見衛青本傳）安世身總禁旅司國之命（魏相曰車騎將軍安世事武帝三十餘年與大將軍定策天下蒙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此固武宣之所以側視貌敬其心難之者使其招士薦賢以取士大夫之譽其能免乎易

於否之六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豫之九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所居之世不同其事之所以異也若豫之九四以上行之志不能勿疑而疇離以自守則曠官之刺興否之六四履可危之地不俟有命而朋盍以自助則植黨之患生矣若二臣者未能免朋盍之疑者也孰若自處於疇離之祉也哉嗚呼是非二臣之罪也

趙充國龔遂

此篇論不利於其名

君子之所為非利於其名而為之也利於其名而為之

則凡可以得名者無不為也嗚呼飾偽以釣名非深情厚貌者不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伊尹之告太甲必先己而後湯仲尼於夾谷之書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無遜辭聖人豈不知先君之義有功者之不肯矜哉然直言之而不以為媿自為而自書之若有德色何也於其可以言而言不必嫌於自賢也於其可以書而書不必嫌於自伐也聖人之心惟無所自欺而已矣其為天下計者甚重其取譽於己者甚輕而何暇利於名之

美而為之哉昔趙充國有降羌之績浩星賜勸之歸功他將非愚臣之所能及充國請罷屯兵奏事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襲遂以治郡聞王生教之歸德天子非小臣之力遂卒用王生之對而獲長者之譽上遣使徵遂議曹王生從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充國力

拒星賜之計而以其意自陳議者莫不多遂之有遜而薄充國之自伐也噫以渤海之治歸德天子人臣之義固也以屯田降羌而歸功出擊之將使在上者易以開釁而邀功生事之臣得以中好大之欲而售其說其禍天下豈少哉吾身獲卑牧之名而天下被其實禍君子固如是乎君子而果如是則李斯以頌美佞秦史始皇二十八年丞相李斯等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公孫弘以隱咎欺漢對策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云云亦得為近厚者矣

夏侯勝貽孟

此篇不言或然之數

古之君子能言必然之理不能言或然之數夫必然之理言之而中者宜也其不中者非誣也戒也或然之數言之不中者宜也其或中者非信也幸也昔者夫子不語怪是豈其知弗及哉語之中不中皆不可以為道而適以籍好異者之口聖人不為也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未幾而邾魯之君無不如

問或驗焉則好事者趍之陰雨之變也夏侯勝以之卜

昌邑之廢

昌邑王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
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
屬吏吏白霍光光與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
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言洪範傳曰皇之
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
下有謀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
安世白太后
廢昌邑王

石柳之立也眭孟以之識宣帝之興

孝昭
元鳳
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昌邑社木卧復生又
上林苑中大柳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
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
民之象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孟
曰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孟使友人内
宮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

（奏睢孟妄設祅言惑衆伏誅後五年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噫孰知二子之幸而中者亦夫子之所謂不幸而致漢儒之多言也哉公孫臣推明土德以為證黃龍見黃龍雖果見而漢家卒火德也（郊祀志魯人公孫臣上書云云）漢儒之多言而中蓋至此窮矣昔晉景公疾桑田巫言之曰不食新矣晉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論者曰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然則言怪而中不以取

若無功其無求以賊義而已矣呂后欲封諸呂王陵固爭之而平勃適順其意卒安劉氏平勃也故夫天下愚陵之忠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嗚呼其功不至於平勃吾未見其不為陵而非小人者哉昔者管仲不死於子糾子路疑而問諸夫子曰管仲未仁夫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仁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又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蓋子路審於自料固其守而不眩於名者如此是故食焉而任其患者其智之所以知而及是則彼誠有所未見夫舍其所安冒而姑為而幸合焉則亦可以謝天下不幸而不合則流而入於小人與其幸焉而庶幾於合孰若不欺其中之無愧由之死衛也夫豈偶然暗者之決哉〔左哀十五年衛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路入公孫輒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太子聞之懼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由也死矣 聖人於衛之難固以死處之蓋好高而取名者非由之素也夫惟天下之士好高而取名也則曰子路愚於勇者也王陵愚於忠者也於是黨邪以孤正榮存而醜亡身圖而國不計君適而讎是與而風俗之弊至於頹壞而不可起而人主莫之倚仗以愚觀之非管仲平勃則凡若是者亦皆利於自便僭君子之美名以文小人之奸而已矣君子恕之乎不恕也

文以自居起亦愧弗及史記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力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是烏可以其才喜之耶吁世之人主則亦無誘乎其所可喜也今之君子巧而文甚矣震整而翹秀閑麗而辯學問之工而氣質之陋也詞藻之華而忠信之薄也機辯慧巧者蒙不仁之具也威儀丰度者蓋空中之質也

是以攻之不窮而用之必亂摘之無尤而動則為奸上之人其亦何便於此哉吁吾是以悲絳侯之不可復見也（文帝初立勃為右丞相朝而問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浹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居今之世而有如勃者則天下譁然以為斯偶人而已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思而吳起之所媿者斯人也夫

叔孫通（此篇論制禮）

古之治天下者嚴於禮而寬於法後之治天下者嚴於法而寬於禮嗚呼亦各其世之安已乎古者天下之民皆閑於周旋曲折而無病其難知止於其分而非敢求過是故天下輕於自治而重於自棄夫是以便禮之詳而宜法之簡何者不出於此固入於彼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無與於刑而省天下之刑由是也夫自周衰上無令德而民無愧心其貴者習於僭儗而賤者快於放肆夷踞其口腹耳目之欲恣而骸骨手足弗堪

於自檢故禮至於不可行及秦之興且惟功利之急也又舉先王之制廢之而齊民於一切之法至於不可避夫周公之禮至於不可行而秦之法至於不可避如是而又强其所不可行之禮而待之以不可避之法則斯人也將無動而不獲戾是何也禁人者已甚而人情不自勝也禁人者已甚則人將苦其苛而情不自勝其勢將至於蕩焉而弗忌故凡設甚苛之禁者開弗忌之情則艱天下之禮者滋天下之罪也故能有所畧於禮而

復有所不赦於法使夫庸人可以勉强而非甚過無至於干誅而苟入於刑則莫不有定議嗚呼民散久矣則君子亦固不可不如此也夫子作春秋削人之爵去人之氏絶人之族甚嚴也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注忽昭公也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注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云氏不盡以周公之法繩也猶三望猶朝于廟幸之之辭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雖喪其大者而存其小者姑為之幸而已矣宰我短喪之問罪之深矣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子曰云云至於子路笑魯人之朝祥暮歌者而咎其責人無已記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夫朝祥暮歌短喪之真情也而聖人恕之且不深探其微盖自周之季猶幸諸侯存禮之萬一而不深探夫人無禮之心不然春秋一書将盡削之去之絕之而已爾聖人所以不盡繩者懼不勝誅也吁世之君子如之何其欲舉三代纖悉之文以過望於久散之民也由是觀之髙祖制禮欲度其可行者叔孫通

亦採秦雜就寧有所闊畧而無敢極備則亦便漢而已矣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欲爭功上患之通說上曰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嗚呼惟無至於上下之亂而足以便於民是亦可矣蓋求備於民而重其罪戾者亦君子不為也

陸賈此篇論以詩書說高祖

漢之人主好經術者莫如武帝本贊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以春

秋復讎一言甘心夷狄匈奴傳漢既誅大宛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汲黯仁義之諫則每以不學鄙之而弗為聽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虖上怒變色而罷朝至於高帝嫚儒不可以詩書說酈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雖末年猶有馬上之氣然及陸賈一說且慚且喜終身不事遠畧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帝不懌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

善稱其書曰新語議者惑焉竊嘗論之人主之患莫大於多知而不暇為古之王者惟知之未至而樂為之意先入夫其先入也得之之專故其至也趨之之決至於多知而不暇為則雖有異聞亦莫之肯行蓋惟其習而玩之而故易違之也故凡天下之事狎於其說也而苦其難者則不可誘而進愧其非也而不能自勝者則不可諫而卻昔者魯昭公娶於吳為其同姓謂之吳孟子陳司敗問於孔子曰昭公知禮乎夫子曰知禮司敗以為聖人

之黨而說者亦曰諱魯聖人非諱魯也蓋非魯也昭公
而不知禮則雖娶姬氏焉亦奚不敢惟其知之也而畏
人之議而逃夫名聖人以是悲昭公之不足與有為也
然則世之人主則亦悔於其知之之晚而已知之而不
為則不可以强譬夫人之疾也其藥之則效其砭之則
達必其所未嘗試故也及其久也瀆於藥矣則補之弗
滿矣玩於砭矣則刺之弗動矣無他其備嘗而試之也
由是言之武帝所以不可諫而高帝所以慚而悔也有

以夫

賈誼（此篇論以制度說文帝）

天下之事鮮不强其才之不足而才之不足猶强而為之者皆其中之定論不立也夫是以眩於其名也而浮其實誘於其利而卒蒙其害嗚呼世之君子亦毋有所貪焉斯可矣孔子嘗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有天下者

自其及之之精而至於動之之難其任有差而其力之堪也皆止焉而不可過過而冒之則必以自禍瑚璉之器千金之寶也蓄千金者能得之然能得之也而藏之不周或者盜之矣能藏之也而御之不謹或者傷之矣其藏之也周其御之也謹是亦可矣雖然居有焉而已矣奉之而趍吾懼其足之蹶也負之而馳吾懼其馬之佚也則愛器者不敢以輕何者誠不敢試其所甚愛於其所未安也至於治天下則輕動之吾不知夫愛於天

下者而薄於愛器也是故古之君子凡其所欲立必有所甚便也寧有所畏而毋有所恃蓋亦所愛者大而寘吾力焉於其力之所精而非惑乎天下之可否是以未嘗一日出其定論之素而圖罔功茲文帝之治漢是矣陳武以用兵說晁錯以削國說帝雖卻之可也史律書帝即位將軍陳武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阸選蠕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錯還為中大夫言宜削諸侯事文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甚者賈生以制度說帝猶未暇誼以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

名與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帝謙遜未遑也夫豈固為沖退之行哉其見者審也嘗觀子產相鄭焚載書左襄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作丘賦昭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云云犯人之議不恤可謂勇於必為而健於決者及鄭國

有災或勸之遷國子產曰吾不足以遷矣卒弗之聽昭十八年里析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嗚呼文帝賢君也而難於制度子產賢士大夫也而難於遷國無乃優於守之之仁涖之之莊而動也中禮猶未也歟而後之君子恥曰未能也而獵之以為名曰吾將必為堯舜伊周吁賢而至於文帝子產亦足矣而堯舜伊周未易以僭也

張釋之 此篇論劾梁王不敬

君子之用法不可貶亦不可僭賤而屈乎貴者貶也疏而間其親者僭也夫貶也偏國之政而僭也褻君之威為法者固不可以害政然君威亦奚可損哉昔者周公相成王其叔父也成王有過可以禁矣而弗禁也撻伯禽以愧之者蓋尊之也記文王世子篇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至於設官以秩事唯王及后世子之用不會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則亦示羣臣無敢議焉者

孔子作春秋殊王子於諸侯之會且不敢列而盟之周
公孔子其欲重君之威也如此哉而後之人過苛而好
名持一切之論以加乎其上之子弟吁其亦何果於此
也夫政自執而一縱焉未頗也而君威不可以替彼令
日君之家嗣而它日天下之君者也而專以法繩豈重
國之道耶吾嘗觀江充擊戾太子之使其始與釋之劾
景帝等爾而卒以譖殺太子漢果大亂至今冤之充為直指
繡衣使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
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

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後上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奏言疾祟在巫蠱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言宮中有蠱氣遂掘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太子繇是敗人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遂劾不敬奏之文帝繇是奇釋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懼誅景帝不過也

然於釋之猶賢焉彼充之誅固也而釋之之賢亦或不在此也夫昔魏絳戮楊干之僕

襄三年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魏絳絳對曰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公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敢以爲請晉侯以絳爲能以刑佐民矣

衛鞅黥太子之傅

商君定變法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識者亦韙莊子之能刑而虐商君以予論之鞅則忍矣而絳亦傷恩何者君子之尊尊也亟規而緩討規之不行則討之未失而胡若是遽也以匹夫之責行於其君而長姦臣之禍心惜也絳亦未純乎君子矣嗚呼江充固一鞅也若釋之若絳之過也歟

季布魏尚孟舒 此篇論文帝懲高帝之寛而過於審

圖天下者取人貴寛保天下者用人貴審矯寛而過於審賢主所不免也始高祖之與楚角也其收一世之豪

傑雖屠狗販繒之倫寸長而不棄也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迎高祖立為沛公又灌嬰傳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天下既定坐沙之謀擊柱之爭沒高帝齒而不寧六年上已封大功臣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偏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爾云云漢王為皇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嗟乎烏喙殺人而良醫用之時也幸而疾去餘毒猶存高祖晚年其亦食烏喙之餘毒也哉菹醢屠戮曾不一少頫其顏者非帝之忍也勢也十一年正

月韓信謀反夷三族三月彭越謀反夷三族黥布傳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見醢大恐遂反洎乎孝文天下幸於無事惟恐蹈前日之轍而智且勇者喜於自躍以開天下復撓之隙也故李廣賈生皆奇才也帝徒嘆其不遇而疎之誼為長沙王太傅又為梁懷王太傅賛曰誼之所陳畧施行矣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孝文十四年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殺首虜多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出萬户侯豈足道哉以一令官嗇夫豈為害治一聞釋之之爭輒內媿止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嗇夫從旁代對甚悉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

實不可不察帝乃止彼嗇夫固不足道帝豈不知廣之賢於周仁石奮之庸詛非絳灌申屠木強者之比哉然念夫勇鷙者易於貪功而豪銳喜於多事吾懼其有以擾天下則亦寧負二子也噫文帝真保世之主也哉世多疑孝文以使酒一言而疑季布孝文時人有言布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以出兵一戰而奪魏尚孟舒之爵馮唐曰尚為雲中守虜嘗一入尚擊之斬首捕虜上功莫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繇此言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帝說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田叔為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舒

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虜嘗一入舒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貫高謀反天子詔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舒自髠鉗隨張王以身死漢與楚相距北夷來為邊寇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舒豈敺之哉是乃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復召以為雲中守

遂使田叔馮唐增嘆而發憤布亦有以為言嗚呼懲羹者吹虀懲咽者廢食有懲而過焉固也文帝懲高帝之寬而過於審奚疑哉唐人有言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陸贄傳云愚於高祖文帝亦云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七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八

雜論

陳傅良

天

此篇論高祖光武之人事

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昔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於項氏之掌握

圍合而項氏擒五年圍羽垓下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光武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是果人耶天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乎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嗟乎天之欲啓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遽爾也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以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固其志抑其驕矜挫其果銳以大其所受

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之資而善用之而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處於無事之地以坐觀夫自定之勢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人君有為天下之志其無以天之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民

此篇論天下亡秦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

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君人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荐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歷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

以絶内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頭係百粤而郤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崤函之上而海内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隷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税駕於灞上之劉季矣秦紀衛鞅説孝公變法修刑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卒立異母

弟是為昭襄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卒子莊襄王立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始皇紀三十二年盧生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發兵北擊胡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太史公曰賈生言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山東豪俊遂起而亡秦族矣胡亥極愚任用趙高高死之後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灞上

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强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之閭左之徭 食貨志始皇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 三十五年作宮阿房天下謂之阿房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 當時之吏非殘忍侵漁病民以逢其君者則貪饕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而起一呼響從毛奮而鱗集勠力以傾秦族者不可勝計 見前篇注 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戕其守邑俘其令以應之者也 秦二世元年陳涉自立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 不

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敵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者也亦孰為秦守哉其間黨秦之惡不肯遽臣妾如三川之守由秦二年沛公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注李期子南陽之守齮三年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泗川之守壯二年沛公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敢而塗地則亦為降虜而已亦奚救於秦之斃耶秦以虎噬之强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旦有變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為

漢何也始皇紀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降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秦人之憂素不及吏也故夫天下之禍莫大乎視以為常而不之憂者皆它日之所不可支也且天下不可以一人守也分疆析壤環居而羅衛之者皆吏也吏之不肖人主將誰倚仗哉而朝廷之上方病夫財之不豐兵之不强以為大患至於守令之奸民號而訴者牘相銜也則謾不之省重者不過罷去次則僅免而已舒之歲月民之冤血未乾而謫籍之書又以恩貸矣

甚者至於公卿大夫貪沓冗耗以不勝任聞者皆剖之符而左遷之嗟夫不意父母斯民之職而為逐臣之淵藪也有秦之弊幸而無秦之亂吁可畏哉可畏哉

士

此篇論人主畏節義之士

天下之士未嘗不沮於人主之所畏而疾趨乎人主之所喜也節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顧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惟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殊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若可以少安矣而

為之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賈誼疏云云乘輿無甚失德若可以少安矣而盡言力諫甚者有幽厲威靈之比百官效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夫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始皇紀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嘉祥美瑞人主之所罕見而奇焉者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變一雨暘之愆則又從而尤之曰此疵政之招也射獵歌舞巡幸之娛似未足病於治則禁而抑之

宵旰之勤吐哺之疲非人所願為者則強其必行夫人之情惡危而好安樂因而憚改自庶人達天子均也而義士常責其所難而危其所欲為人主安得而不畏之耶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於汲黯韓休之直黯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韓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冒人主之畏而取疎遠擯斥之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逢其

欲覘其所向而伺其所歸有所愛也則徇之以爲懽有所懼也則寢之以爲安其意有所可否之間也則兩存之以聽其所自擇其爲術也翶翔而不遽而爲說也進退而不甚堅夫然後叅於其說而穽於其術中而莫之辨是以奸欺之患生嗟夫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隕石妖也而方士以爲嘉瑞前郊祀志上復修封泰山隕石二黑如黳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殺三子大亂也開元二十五年楊回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議上意乃决廢爲

能之嗚呼人主不可不自强也哉

使過

此篇論文帝非棄賈誼

人主之於賢才一有所疎者必不復知之也凡人之情所昵者易於求其美而所棄者每不見其所長故曰已逐之婦無姬姜已絶之交無管鮑其勢然也世之忠臣才士不幸而有所悞取疎外於其君而終身淪廢者亦天下之常患也矣大凡愛重生於密邇嫌疑起於離間疎外之臣其君待之也輕而視之不以為賢其左右之

忌其復進者多而攻其短者日至矣視之不以為賢則其交也難合攻其短者日至則其聽者易疑以難合之心聽易疑者之言其欲不棄於其君也亦難矣噫天下之士固有失於豪鋭少年之氣而涵養成就於投閒置散之日者人主烏可以其舊棄之耶人皆咎文帝棄賈誼以愚觀之帝非真棄生也而不逃歸咎者之口有以取之也漢至文帝葢三葉矣而秦楚百鬬之瘡痍未復劉氏之德澤於民者未深也文帝於此亦思之矣以謂

今之治獨可以寬柔惠和懽斯民之心以厚其愛而壽漢家之歴其它變更有所未暇誼不念此而欲一切反秦之故以洛陽年少遽欲盡如其意兹故文帝之不安於誼而絳灌之言所由入也故帝之疎誼也葢將老其才使為後圖也長沙之謫鵩鳥之賦誼有以大過人者於此而不賢誼帝誠負誼矣宣室一見自謂不及孰謂帝不知誼乎嗚呼帝誠知誼矣且將大用之而誼不及見者天也非人也而歸咎者卒莫之赦然則世之人主

於其所疎外之臣苟有所可用宜亟還之毋使至於賈生之不及以自取萬世棄賢之名也哉誼年二十超遷歲中至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悉更奏之文帝謙遜未遑也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謫去意不自得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不祥鳥也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拜為梁懷王太傅

國勢

此篇論秦唐之亡

天下之勢其立也難成其成也難變故強者不易弱而弱者不易遽強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雖數十世之子孫而先覩其強弱之形者蓋其積非一日也前地理志齊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強臣田和所滅魯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故夫積強之後雖甚懦者處之而其決裂猶未可以犯積弱之久雖甚強者處之而其流亦未能以頓起昔者秦祖七世之君扼六國之吭

而奪之地至于始皇夷名城芟傑士係百粵之頸而走匈奴天下之立者無不側足而懼也二世以庸暗承之而山東之豪傑競起以投其罅雖嬴氏不得再傳而其救亡奔命之師猶足以弊周章蹶魏咎潰陳吳覆田項何者其强猶故也史始皇紀二世用法刻深戍卒陳勝自立為楚王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涉遣周章等將西至戲二世乃使章邯將擊破周章益遣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李唐之世自中睿不綱而天

下趨弱漸矣而極乎天寶之變安祿山反肅宗克復兩京而不能翦河北之盜至德二年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德宗收洛博定魏地而不能俘孤窮之田悅建中二年魏博節度使田悅反一軍大變軍奪氣沮專以姑息檢藩鎮之驕本贊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至於憲宗海內八九為唐有矣其殘孽之存者且頡頏自若也而已死於肘腋之禍本紀元和元年劉闢伏誅五年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七年魏博田興以六州歸十二年吳元濟伏誅十三年横海程權以倉景二州歸十四年李師道伏誅韓弘以汴宋亳潁四川歸王弁伏誅十五年宦者陳弘志等反帝崩嗚呼

數君者非不鋭而斷也而無救於唐衰者何也其弱久
也葢嘗論秦人之勢如康强之人空中立僵而其手足
利便耳目聰明猶未可狎而侮唐之勢如人之血氣疲
癲筋力頓萎雖其脉氣猶壽而亦不能以復壯故凡善
處天下之强弱者不以亟而以緩其欲敝人之强也不
嬰其猶鋭之鋒而姑堅守徐伺以陰入其隙欲振其國
之弱則亦不悻然而忿以傚成功日夜淬礪以作其氣
厚其力而後舉此鄙生張良之所以謀秦而李訓鄭注

之徒所以失之而促唐之不永也高帝之入秦也酈生憂其瓦合之卒徑入虎口而勸其盤薄陳留之間食其說高祖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强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今其城中又多積粟令請使下足下於是遣食其往遂下陳留至其戰嶢關張良亦以秦未可輕試宜堅壁以啗其將需其懈而後擊之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動願沛公堅壁令酈食其持重寶賂秦將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大破之敵人之强其術固如此也訓注之徒不知唐勢之弱而欲浮躁躑躅盡擊閹宦以收朝廷之權而倡伴於天下

謀未成而腰領已入於刑餘之手王守澄葬於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閹門使親兵斧之俾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則事成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官已而幷注云之一日上御紫宸殿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訓奏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觀之士良等至左仗視之[illegible]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illegible]金殿縱擊宦官訓知事不濟脫走[illegible]良[illegible]禁兵出閤門討賊死者千餘人嗚呼有天何者不幸而以久弱之國當積强之寇[illegible]留侯之策處之無出於李鄭之謀以自取天下之笑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八